

評點史記論文

上海廣益書局

發行

第十冊

鄧

陝西鳳翔

左庶長

奈之弟

寺官職

左更

奈之弟

之官職

乾利

山西同德縣

因河

垣城

山西河東

光狼城

西高平

長州

長州

長州

長州

長州

長州

史記論文卷之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贊白起只三字。通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

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戰功。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侯為相。

相以陪之。瞞人耳目也。任鄙則贊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

又鹵其將公孫喜，拔五城。戰功。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戰功。明年，白

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戰功。明年，起與客卿錯攻桓城，拔之。戰功。後

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戰功。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戰功。其明年，攻楚，拔郢

燒彝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戰功。白起遷為武安君。武

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戰功。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鹵三晉將

斬首十三萬。戰功。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戰功。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

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戰功。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戰功。四十五年，伐

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為民。秦

竟陵

同北天

之東

陳

河南

華陽

同南

州

陘城

山西絳

屈沃

北

野王

同南

馬名姓趙
春之
子名
馬即
趙氏
平氏
入之
員

河內

黃河之北

皮牢

州隴門縣

柳丘

河南衛州

尚即太公望

姜氏其先封於

故亦作焉尚路

又作呂涓

公望國初賈

姜姓呂氏為

初釣於渭河

王出獵過之

王曰太公望

太公望

武王克殷有

後武王克殷

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奇數事一齊俱起。正勿忙時。分五節。張

擊五頭緒。提清明如指掌。秦王聞趙食道絕。提一句頂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卒。又點出長平。欲寫坑軍。先寫發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

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四五次不其將軍趙括

又特出將軍字。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

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坑趙是主上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

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鹵四十五萬人。趙人大

震。降者四十萬。通前後斬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長平一事。只為上黨起釁。秦

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餘波。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

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突作兩峯。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

為三公。驚說便易入妙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

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轉。君能

為之下乎。宕一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

南鄭州
原武縣西

五大夫

余之弟九級

陰密

古肅平陽

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
得民亡幾何人。又起一客。是客。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此則是主也。綴。於是應
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
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且順。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
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寫武安之病。亦作數。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
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二。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
邯鄲實未易攻也。實字。妙。正應。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
軍。而秦卒死者過半。此句從白起口中。國內空。遠絕山河。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
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
稱病。三。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
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
安君遂稱病篤。稱病。四。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
行。真病不能行。五。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
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

頻陽

陝西富平

縣北處有

山名頻山

故名此頻

陽

旬與

山西和順縣

遼東

奉天東南

荊

清之順天府

平興

河南富陽

道

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前應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

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

是足以死。武安一傳長平事為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直應

秦昭王起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以聞事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

結照應。起好兵事。秦始皇白起事秦昭王王翦事秦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戰功

一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戰功明年燕使荊軻為賊於

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戰功秦使翦子王賁擊荊荆兵

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戰功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承上四節作

起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

賢勇。本傳為王翦也乃先揚李信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

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

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又一揚李信一抑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

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王翦所以取勢也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荊軍

信又攻鄢郢破之。又再揚李信似從此推出王翦哉文章全用反襯於是引兵而西與蒙

恬

恬

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一路序來。此筆插轉。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

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惟大王更擇

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翦路

直應前言。俊快之極。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又重極揚。王翦

始皇自送至灞上。始皇心服。自送。寫。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

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

業耳。始皇大笑。寫始皇已入王剪術中。王剪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請田事作兩段寫。或曰。將軍

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怵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

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請田心事至此說明極揚王翦也。王翦果代李信

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

挑戰終不出。李信偏寫其屢勝。王翦偏寫其不肯戰。通篇全用反勸之法。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

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計內

已。判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外李信引兵而西。正與剪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

定并襲掠單于之兵命下其前李信引兵而西相國

蕲南

同北之南

即蘄縣
現屬江

漢道

俞合聚
俞合聚
俞合聚

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鹵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戰功五。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終不放過李信并繳還一筆。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王氏主。秦二蒙氏陪。秦二

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前蒙氏爲陪王氏耳。孰知借滅蒙氏。引出陳勝。借陳勝以引出王離哉。文章之妙。不可方物。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王離事乃從空撰出。一段收不了。有餘韻。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鹵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先立兩句。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殂身。俱一反一正。用兩然不能對轉。及孫王離爲項羽所鹵。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只說所短。單應一句。而所長已見妙。

此兩傳俱用一態樣筆法相對前邊戰功一頓點過白起只抽平一王只
破楚一傳事委揚反色抑揚變各臻妙○頓皆知起傳以逐節來挫勝王
傳兩事俱用揚反色抑揚變各臻妙○頓皆知起傳以逐節來挫勝王
闕傳此兩傳事俱用揚反色抑揚變各臻妙○頓皆知起傳以逐節來挫勝王

鹿城 河北 鄉

十五萬。共八十九萬。而擊韓新城。拔韓五城。取韓安邑。拔魏六十一城。拔垣城。拔不
與趙光狼城。拔楚鄢郢五城。拔郢。燒夷陵。定坐黔中郡。攻南陽。太行道。所殺者尙不
焉。

史記論文卷之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一部孟子只提
頭一句而一。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
部孟子俱在。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即提夫。孟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
通論孟子只此三字。然。游事齊宣王。不曰游。而曰游。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後列商君吳起孫子田忌之徒。前故
照應。而諸侯東面朝齊。秦楚魏諸國。獨重言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戰國
只二句。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王佐一自然。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
說盡。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止在著書。故以著書終之。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
三騶子。出不接上商君吳起之徒。不即寫下淳于髡。慎到之徒。而于中。間幻。其前騶忌以
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孟子。跟定孟子。附傳也。其次騶衍。後孟子。跟

一定孟子。一先序而後點。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

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有孟子七篇。故又有此

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小而大也。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孟子斷

此則始自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

考而原也。及古今而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上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

外人之所不能睹。及遠也。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著書

已盡。下則就海外不賭之語。抽出一篇。以概言之。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

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

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

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極力誇張。乃脫不出九州二字。足

中。一一蓮花。各有一世界。乃至有萬億世。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

界。萬億須彌山。萬億日月。乃為浩汗耳。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德。儼然所謂唐虞三代之句。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

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

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又虛出

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又結到孟子兼以仲尼同之以見孟
子與仲尼一流不特非三騶淳子可擬。即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商君吳起豈其倫哉。史公極尊孟子處。
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
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忽以回環感歎語作兩層。借騶子以激轉孟子。正
武王伯夷孔子以此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
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又跌出一段。以假借騶子并
也。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由孟子說到騶落
出稷下淳于諸人章法妙。各著書言治亂之事。脉從孟子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淳于髡齊人也。博。
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寫盡淳客有見髡於。
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一作頓。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
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
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又起兩峯應客具以。
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
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

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先引一段洋洋灑灑必有一篇大文章在後。

實。文章之妙。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駟束帛加璧黃金百

鎰。終身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四人總序變法。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

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言治亂。應著書。

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又遙頂騶衍。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又應淳于髡。

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

賢士也。篇中重言齊者。以孟子游事齊也。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又頂騶衍。迂大而閎

辯。爽也。文具難施。又應淳于髡。久與處於髡。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

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又點田駢。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

應前列大夫。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

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

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

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言治亂。應著書。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

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方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前列商君等。虛寫中列騶淳于等。實寫後又

列莊周公孫龍等虛寫前後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頂一孟子呼子總收一故
相照虛實參章法神妙
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為虛實故
掉人。復妙盡矣。乃於盡情盡妙之。後又出一端。倪墨翟已為神化。乃借墨翟一

東坡云。水難畫。以無定形也。故江湖之間。風與水遭。波濤重疊。而阿房吳起。孫子田忌之徒。亦偶然借為感慨。傳孟子事。只畧寫。反于騶卿傳中。後又有淳
于慎因莊環接。又點出公孫龍劇後。參錯掩映。以情之三騶卿傳中。後又有淳
莊周因莊詳者。畧如層波疊焰。從空而來。何處使人捉搦。○此墨翟終焉。其一氣旋
虛者實者。詳畧者。如層波疊焰。從空而來。何處使人捉搦。○此墨翟終焉。其一氣旋
運借者。詳畧者。如層波疊焰。從空而來。何處使人捉搦。○此墨翟終焉。其一氣旋
若因文生事。故並不見其多。人生也。反空而何處使人捉搦。○此墨翟終焉。其一氣旋

秦

咸陽

魏

大梁

趙

邯鄲

燕

薊

韓

新鄭

楚

郢

齊

臨淄

魯

滕

孟嘗君

姜太公之後

東門

山東省陽

穀縣當時

有阿城鎮

甄

山東濮縣

薛

山東滕縣

四十餘里

舉

初出胎日上

年沐浴而

乳之曰下舉

史記論文卷之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孟嘗君世系。只一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

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田嬰成

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

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爲將。因田文附序田忌層層轉觀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

魏。敗之馬陵。鹵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田嬰層層轉觀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

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田嬰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

王卒。田嬰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

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說威王威王乃止。

田嬰。明年。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總收田嬰頓住。下

事五。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入田文事。○田嬰

事只略寫虛寫。蓋下有孟嘗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除子其賤妾有子名文。又賤。文以

事恐頭重也。附傳體如是。五月五日生。又惡。嬰告其母曰。勿舉也。辰。入後翻。跌奇文出來。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

徐州 陸縣 安徵 之宿 縣四 縣山 東燕 州徐 州即 九州 二一

陰通上言

傷父生

傷母

綺縠

即穿

即世花

綢緞

即綢緞

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

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劈頭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始序

舉之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又作嬰默然。中作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

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上兩通嬰曰：子休矣。無詞久之，

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元孫。元孫之孫為何？曰：不

能知也。即用前法，亦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

下不見一賢者。張本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

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即繳前語，點

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一篇養客是

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為靖郭君。完田嬰

嬰文夾序，下乃獨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

有罪者。賓客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

一與文等。是好事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

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應舍業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

短極

窮人常

穿短衣

故曰之

短極即

窮人所

苦者之